

Mon Odyssée
en
Europe

par

Cheng Tcheng



上海華印
局書行
1932

盛成著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中華書局印行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Mon Odyssée en Europe)

第一章	浪滔滔	一
第二章	煙中霧中之英倫	一六
第三章	巴黎	三九
第四章	華法教育會與勤工儉學生	四五
第五章	海外之木蘭海涯思丹	八二
第六章	意大利	八九
第七章	潘特拉克與費修題	一一三
第八章	我去也——地中海上亂徘徊	一三八
第九章	白理愛	一六一

第十章	再上巴黎·····	一七八
第十一章	我進巴黎大學·····	二一一
第十二章	瓦乃理·····	二二四
第十三章	我的母親·····	二三五
第十四章	滴娜·····	二八二
第十五章	近東漫遊·····	三〇三
第十六章	十年中今昔之感想·····	三五〇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第一章 浪滔滔

母親，我去了！再見吧！

上海，那是一千九百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早晨的上海！

黃浦灘頭的秋色，却微含有幾分春意。愁腸也就慢慢的解開了。惟有那蘆船上的手帕兒，不住的隨風飄卷，有意送行人，到天邊，到海外；楊柳枝枯，自難再覺生時苦別的情態！

淚和血，浪滔滔。

祖母祖母，再見吧！

一別再別，我到香港時，胞兄盛白沙自廣州黃埔肇和軍艦來送別，

他來時遲，去時何速。手足相別多年，驟爾相見，何堪永別？舢板上的艄翁，或者還記得他的手巾，與我的帽子最後的談話。

那是香港！那是十月二十五日午刻。

離香港後，心中實在不舒服！有說不出的苦悶，身體稍有寒熱，堅強的意志忽爾消滅，甚至於生出由星加坡乘船回港轉滬的念頭。

所幸星加坡的天氣雖熱，鳥獸草木尤其是棕櫚樹情態頗人；打消了我中途歸國的弱念。隨即上岸，沾沾土氣。去參觀學校，遇見了許多不相識的同鄉。學生都是僑商的子弟，有貧富而無貴賤。

他們的父兄，起初南來的時候，大都是閩廣各屬的大族子弟，家產分而又分，所得太少，不能自給；遂去而爲游民，挺而走險，飄流海外，遂南下馬來羣島，以及菲屬、荷屬、英屬、法屬各地謀生。到時窮光漢，赤身兩手，

起初拉洋車，然後洗衣服，然後開鋪子，由雜貨鋪而到錢莊，最闊的是膠皮廠主與錫山鑛王。

他們的心理，和美國人的心理，有異同嗎？他們到南洋去的境況，和歐洲人從前到美洲去的境況，相彷彿嗎？他們的心理，恐怕也和美國人相彷彿吧？

新加坡紅花遍地，芳草吟風，時節雖近冬季，行人倒不覺得已是十二月一日。

二日到巴生港口，地在馬來峽中蘇門答臘荷屬的島上。蘇門答臘馬來語係「福地」。到底是中國僑民的福地，馬來土人的福地，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黑人的福地，還是人類中的貴族白人的福地呢？我請問！三日船到榔檳嶼。上岸之後，在中學午餐，參觀壁如女學與光華日

報。去游極樂寺，寺在半山中，風景極優美，章太炎先生數年前曾來游此。這座寺不十分像中國佛寺；中國建築中，含有不少印度的風味。不過印度的建築，重在精麗，而中國的却重在偉大！

同船的中國人有四十位，共組織了一個臨時的「同舟共濟會」。唐應鏗先生總幹事，劉北禾先生娛樂幹事，莊中希先生參觀幹事，黃齊生先生研究幹事，汪煦昌先生衛生幹事，常策歐先生書記。可是，同舟的空氣，却與共濟的宗旨有幾分相反。一般的論調，不是譏笑，便是謾罵；你批評我，我裁判你，既不按情，又不依理，奚落萬端，刻薄備至。於是分爲貴州派、天津派與震旦派，彼此不能相容，吹毛求疵，落井下石！更有好事者，搬弄是非，憑空作俑以自取樂，於是乎一個同舟共濟會竟變成一固同舟搗亂會了。互相攻擊的利器，就是一句話：「他連外國規矩都不懂！」我現在是外國居留十年以上的人，而對於外國的規矩，仍自認是

不懂得的。我看還是懂一些中國規矩好！中國的規矩，好比南山不老松！在當時，却弄得我極不高興，遠望印度洋，嘆道：

「一片汪洋印度洋，再回故土質成霜，
中原塗炭蒼生苦，豈是危舟更折樁。」

錫蘭島，錫蘭島，僧伽黎人千年的獨立王國，其歷史比印度有統系，其民族比印度較純粹！而今只成一直隸英皇的殖民地。此島在羅馬安敦帝與中國漢代通好時，即爲東西來往之要衝。李延壽著的南史中獅子國，以及大唐西域記（玄奘述，辨機撰）中僧伽羅國，都指的是錫蘭島。印度梵語稱獅子曰「僧伽」。西名稱錫蘭最古者，要算「打普羅邦納」。在古東西交通，有一條絲道，由長安起至西敦止；經過玉門關，安西，哈密，阿克蘇，克什克爾（古之疏勒）。華商至此爲止。大秦（敘里亞）

（商人由克什克爾（西古名爲Issedon Seythica）起，過石塔，大宛，安息，或取波斯古道至小亞西亞，或取巴比倫，巴爾米爾，止西敦。在這條絲道而外，北有狄道，由烏里雅蘇台經阿爾泰山直達莫斯科，此爲匈奴西竄的古道；南有藏道，由重慶、成都，拉薩至雷黑；西去阿富汗，南下印度。在安息佔領中亞的時代，羅馬商人不能由旱道東來，而絲貴於黃金。安敦帝遂於紀元一六六年——東漢桓帝九年——派使與漢帝通好。大秦使者的路程，由西敦南推羅城起，去埃及、京城，入紅海，至錫蘭島。然後再由錫蘭東行，入馬來峽，止於越南東京（Catigara）。

吾人今日乘汽船航海，回想當年行路之難，費時之久，費金之鉅，真可使科學爲上帝，物質進步爲宗教！

然而，適才在游佛寺的車中，那二十歲上下的汽車夫，面色極其溫柔，英語極其純熟，對我們細說他們亡國以後的痛苦，英國對他們種種

的虐待，極其羨慕我們有國家之人的幸福。細味其語，回望中原，不禁令我痛心疾首。真可使科學爲魔鬼，物質文明爲帝國主義者之武器！

九日夜，船離錫蘭島。月白風清，印度洋，真可惜李太白不能再生！不然，這明光光的長夜中，他至少要飲三千六百杯！翌日，舟過時出時沒的兩荒島中，同人中以荒島無名爲憾，好事者遂名之曰「同舟」與「共濟」。十八日早，舟入紅海口，停丕林島，又是英皇直轄的殖民地。大英皇帝，他有多少鑰匙？這兒有一個小黑人兒在煤堆中，不住的歌舞，咿咿唔唔，翩翩翻翻，也可表現這紅海兩岸沙漠中生活的情景。

二十三日，到蘇彝士灣，午後到蘇彝士城。運河起於此，終於波賽，（長一百六十八公里，水面寬八十至一百三十五公尺不等，寬面深處四

十五至一百公尺，深十一二公尺，船身吃水，至多可三十二英尺。開築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落成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建築者法人雷賽勃。經營者，世界海運蘇彝士河公司（組織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應終於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司股四十萬份，每份五百法郎；共二萬萬法郎股本。在這四十萬股份之中，大英政府手持十七萬六千六百零二份，在市面流行的股份，又多在英國財主的手中。然則蘇彝士運河，可說是大英國的私產！因此英國保護埃及，割據蘇丹；因此英國受國際聯盟，委任代管巴力斯坦，遠及中東之伊拉克。因此英國駐兵直布羅陀，馬耳太，西普羅，君士坦丁，四重地！另一面堅守丕林亞丁，紅海口諸要塞。這許多的鎖，好將一條蘇彝士運河，藏在保險箱中！

因此我不斷的來賞玩這條運河的風景，細細的來記載河中經過

的感想。二十三日晚上船進運河，泛水徐徐而進，他船魚貫隨之，兩旁皆有標記，入二十四日早船停，夜則以紅綠燈代之，大有桃柳夜開花之幻像。泊畢特爾叢湖中，來去海輪相會於此者十餘艘。晚次第再進。其晚與夜，爲慶耶穌誕日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之晚與夜。在這歐洲各國兒童候聖誕老人來散玩物的時候，我們那同舟共濟會也開了一個歡送會。歡送莊劉兩位幹事由波塞換輪他去。這一個歡送會，到得了一個害別離的收場；舟中西人，衣冠楚楚正在椒花獻瑞，恭賀聖誕節呢！二十五日早抵波賽。

上岸去瞻仰雷賽勃銅像，我回想中國的運河，開築者無姓名。再想到大禹在洪水橫流的時代，開築了不少的江淮河漢，他倒沒有一座銅像，讓人家來瞻仰瞻仰！反而近代的考古家求證，說無其人。唉，中國的文化，不是石頭的文化，更不是鐵板的文化！中國的文化，是竹書紀年的文

化，是綿綿不斷的墨跡的文化。換言之，不是硬文化，是軟文化，不是剛文化，是柔文化！剛者硬者，在土中！軟者柔者，在心內，老子的唇存齒亡，是否此理？我請問：世界上有沒有第二個中國？

邵可侶說：「十九世紀的末年，與二十世紀的初年，我們見歐洲與中國最激烈的衝鋒，也可說東方與西方最激烈的接觸，中國是極東的代表。這種衝突之後，我們可以期望有互相融解之一日。此日乃公理廣含光明之一日，此日乃人與人非狼與狼相視之一日。從今日起，我們應誠心研究這廣大的國家，研究中應帶有同情心。因為這個偉大的民族維持一種千年來有統系無斷續的文化。這個文化的力量，就在一個『久』字！」

從前有一位曾游埃及與中國的法國人，他說：「中國人與我們，各掌人類一半的歷史，假如歷史是一件不可埋沒的事物！」

曾在中國多年的一位法國領事西門說：「我們新文明的國家，受古代的遺傳，是兩邊的，是左右的，而中國則係直線的，正中的，由祖宗正統相承而直傳下來的。所以中國的遺傳現像，歷代相演，有規有矩，一治一亂，一盛一衰，合進化律與自然法的。這是中國最大的特點，這可是中國萬壽無疆的祕密。」

最後一位藝術家論中國文化說：「無論如何，中國文化，是可讚美的，請看這些中國人真能耐老。每到殘廢無力，器官殫斃的時候，他們確不老而死。他們的智巧轉而又轉，不住的在智巧的玄妙中去旋轉，忽然他們又找着了不老不死的仙丹，這顆仙丹，却藏在螺旋的機能之中。」讚美銅像文化的朋友們，請別忘記了竹書文化的「智巧之螺旋機，」或者害暈船病的人，不贊成我這句話，不錯，是啊，沒有蘇彝士運河我們來歐洲，要走好望角，大西洋的風浪真可怕！

二十五日午後一時，舟自波賽起行。二十六日過古克尼特島⁸。斯島文化，與埃及俱爲象形文字的文化，而於希臘文化，則胎教文化也。舟中共濟會，忽生風波，總幹事與書記共同辭職。唉，一個有定期解散的同舟共濟會，可憐都不能上岸爲止而命終正寢，再想一個四萬萬人的朝不保夕的中國，如何令人不悲忿！古云君子不以私廢公！二十九日早舟過馬耳太，與西西里兩島之間，復過西西里與土尼斯之間，回想當年羅馬與迦太基六十年中的三大戰，至今惟有地中海水向西流！波起潮湧，較有聲勢！千九百二十年即民國九年一月一日風浪大作，勢如山崩地裂，這是甚麼的預兆？國內戰爭中皖直交關之預兆乎？雲桂操戈之預兆乎？國外戰後列強與匈牙利訂特里亞聾條約¹⁰，列強與土耳其訂塞服爾條約¹¹，意塞訂臘巴六條約¹²，美國上議院否決凡爾塞條約種種之預兆乎？英

國總同盟罷工，法國總同盟罷工，德國擁護共和罷工，俄國宣布世界大革命之預兆乎？

二日，舟出直布羅陀海峽，兩岸風景，洗去吾人連日四面朝海一面朝天的悶氣，拉瓦大山積雪皚皚！地中海口，英皇直轄的直布羅陀殖民地，由遠處望之，乃一三面臨海一面倚山的半島，突出海中形如三角之帽，這頂皇冠，倒帶在英皇頭上！三日舟過葡萄牙南境，岸上有山；午後入大西洋。

不說一路之風平浪靜，不說地中海之水起潮湧，倒不可忘記了這威聲浩大的大西洋！真是淫威無極！

我却倒飲食如常，且偕黃齊生先生去參觀機器艙中之汽爐，煤爐，蒸水爐，汽管，佐汽爐，以及輪軸各機關。